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鐵樹記 第十五回 武昌府郭璞脫凡 許真君拔宅昇天

晉明帝太寧二年，大將軍王敦字處仲，出守武昌，舉兵內向，次於洞庭湖。真君與吳君同往說之，蓋欲止敦而存晉也。是時郭景純亦在王敦幕府，因此三人得以相會。景純謂真君曰：「公斬蛟精，功行圓滿。況曩時西山之地，靈氣鍾完，公不日當上升矣。」真君感謝不一，此不在話下。且說景純同真君吳君敬來參見王敦，敦見三人同至，大喜，遂令左右設宴，延請三人飲酒，至半酣，敦問曰：「我昨宵偶得一夢，夢見一木破天，不知主何吉凶？」真君曰：「木上破天，乃未字也，公未可妄動。」吳君曰：「吾師之言，灼有先見，公謹識之。」王敦聞真君言，心甚不悅，乃變形於色，令郭璞卜之。璞曰：「此數用克體，將軍此行，幹事不成也。」王敦不悅曰：「我之壽有幾何？」璞曰：「將軍若舉大事，禍將不久。若遂還武昌，則壽未可量。」王敦怒曰：「汝壽幾何？」璞曰：「我壽盡在今日。」王敦大怒，令武士擒璞斬之。真君與吳君舉杯擲起，化為白鶴一雙，飛繞樑棟之上。王敦一舉眼瞧之，已失二君所在。

且說郭璞既殞，眾人備辦衣衾棺槨，殮之以畢。越三日，市人見璞衣冠儼然，與親友相見如故。王敦知之不信，令開棺視之，果無屍骸，始知璞脫質升仙也。自後王敦行兵果敗，遂還武昌而死，率有屍解之刑，蓋不聽三君之諫，以至如此。由是吳君邀真君同下金陵，遨遊山水去訖。既而欲買舟上豫章，打頭風不息。舟中人曰：「當此仲夏，南風浩蕩，舟船難進，奈何？」真君曰：「我待汝等駕之，汝等但要瞑目安坐，切勿開眼窺視。」吳君乃立於船頭，真君親自把船遂召黑龍二尾，挾舟而行。經池陽之地，以先天無極都雷府之印，印西崖石壁上，以辟水怪。舟漸漸凌空而起，須臾過廬山之巔，至雲霄峰。二君欲觀洞府景致，故其船梢刮抹林木之表，戛戛有聲。舟人不能忍，皆偷眼窺之，忽然捨舟於層巒之上，折桅於深澗之下。真君謂舟人曰：「汝等不聽吾言，以至如此。今將何所歸乎？」舟人懇拜，願求濟度之法。真君教以服餌靈章，遂得辟穀不饑，盡隱於紫霄峰下。二君乃各乘一龍回至豫章，遂就舊時隱居，終日與諸弟子講究真詮。乃作思仙之歌雲：

天運循環兮疾如飛，人生世間兮欲何為？爭名奪利兮成口虛，風月滋味兮有誰知？不如且進黃金卮，一飲一唱日沉西。丹砂養就玉龍池，小瓢世界寬無涯。世人莫道是愚癡，酪然一笑天地齊。

又作八寶垂訓曰：

忠孝廉謹，寬裕容忍。忠剛不欺，孝則不悖。廉而罔貪，謹而勿失。修身如此，可以成德。寬可得眾，裕然有餘。容而翕受，忍則安舒。接人以禮，怨咎滌除。凡我弟子，動靜勤篤。念茲在茲，當守其獨。有喪厥心，三官考戮。

卻說天地水府，三元三品三官大帝，及太白金星因言：「真君道高德厚，除蕩妖孽，惠及生靈。其弟子吳猛等扶同真君，共成至道，皆宜推薦，以至天庭。」商議具表，奏聞玉帝。次早三官大帝、及金星上表言：「南昌許遜原是玉洞天仙下降，茲者積修至道，除蕩妖精，名滿乾坤，功垂萬世。臣等具表，敬伸推薦。望乞降詔，宣至天庭，加以職位。臣等不勝待命。」玉帝聞奏，乃對眾真曰：「許遜德果至善，功果無雙，合授九州都仙大使、兼高明大使之職，封孝先王，遠祖祖父各有職位。失差九天採訪使崔子文、段丘仲捧詔一道，諭知許遜，期以八月十五日午刻，拔宅上升，以昭善報。」言罷，三官大帝與金星謝恩而退。採訪二仙即捧天詔敬往下界。

時晉孝武寧康二年甲戌，真君時年一百三十六歲，八月朔旦，見雲仗自天而下，導從者甚眾，降於真君之庭。真君迎接拜訖，二仙曰：「奉玉皇敕命，賜子寶詔，子可備香化燈燭，整頓衣冠，俯伏階下，以聽宣讀。」詔曰：上詔學仙童子許遜，卿在多劫之前，積修至道，勤苦悉備。天經地緯，悉已深通。萬法千門，罔不師歷。救災拔難，除害蕩妖。功濟生靈，名高玉籍。眾真推薦，宜有甄升。可授九州都仙大使兼高名大使，孝先王之職，賜紫彩羽袍、瓊旌寶節各一事，期以八月望日，拔宅上升。詔書到日，信詔奉行。

讀罷，真君再拜，遂登階受詔畢，乃揖二仙上坐。真君曰：「敢問二仙姓名？」一仙曰：「餘乃崔子文。」一仙曰：「餘乃段丘仲。俱授九天採訪使之職。」真君曰：「愚蒙有何德能，感動天帝，更勞二仙下降？」二仙曰：「公修己利人，功行已滿。昨者金星保奏，升入仙班。玉帝詔以八月十五日午刻時分，以雲龍車相迎。先命某等捧詔諭知。」言畢，遂乘龍車一輛而去。

卻說真君既得天書之後，門弟子吳猛等與鄉中耆老及諸親眷，皆知行期在邇，自此朝夕會於真君之第，日設宴共飲，以敘別情。真君謂眾人曰：「欲達神仙之路，在先行其善而後立其功。吾去後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，豫章之境、五陵之內，當出地仙八百餘人，其師出於豫章，大闡吾教。以吾壇前松樹枝垂覆拂地，郡江心中忽生沙洲掩過井口者，是其時也。」後人有言：「龍沙會合，真仙必出。」潘清逸有《望龍沙》五言詩云：

五陵無限人，密視鬆沙記。龍沙難未合，氣象已虛異。

昔時雲浪遊，半作桑麻地。地形帶江轉，山勢若連契。

是時八月望日，大營齋會，遍召裡人及諸親友並門弟子，長少畢集。至日中，遙聞音樂之聲，祥雲繚繞，漸至會所。羽蓋龍車，仙童采女，官將吏兵，前後擁護。前採訪使二仙又至，真君拜迎。二仙復宣詔曰：

上詔學仙童子許遜，功行圓滿，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，返子身於上天。及家口廚宅一併拔之上升，著今天下力士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間，無或散漫，仍封遠祖許由玉虛僕射，又封曾祖許琰太微兵衛大夫，曾祖母太微夫人，其父許肅封中嶽仙官，母張氏封中嶽夫人。欽此欽遵，詔至奉行。

詔罷，真君再拜受詔畢，崔子文曰：「公門下弟子雖眾，惟陳勳、曾亨、周廣、時荷等，外黃仁覽與其父，盱烈與其母，共四十二口，合當從行。餘者自有升舉之日，不得皆往也。」言罷，揖真君上了龍車，仙眷四十二口，同時升舉。裡人及門下弟子，不與上升者不捨真君之德，號泣振天，願相隨而不可得。真君曰：「仙凡有路可通，汝等但能遵行孝道，利物濟民，何患無報耶？」真君族孫許簡哀告曰：「仙翁拔宅衝升，後世無所考驗，可留下一物，以為他日之記。」真君遂留下修行鍾一口，並一石函，謂之曰：「世變時遷，此即為陳跡矣。」真君有一僕名許大者，與其妻市米於西嶺，聞真君飛升，即奔馳而歸，行忙車覆，遺其米於地上，米皆復生。來至哀泣，求其從行。真君以彼無有仙分，乃授以地仙之術。夫婦皆隱於西山。仙仗既舉，屋宇雞犬皆上升，惟鼠不潔，天兵推下地來，一跌腸出，其鼠遂拖腸不死。又墜下藥臼一口，碾穀一輪，又墜下雞籠一隻，於宅之東南十里。又許氏仙姑墜下金釵一股。時人以其拔宅上升，有詩歎美雲：

慈仁共羨許旌陽，惠澤生民耿不忘。

拔宅上升成至道，陽功陰德感蒼蒼。

仙駕飛空漸遠，望之不可見，惟見祥雲彩霞，瀰漫上谷。百里之內，異香芬馥。忽有紅錦帷一幅，飛來旋繞故地之上。卻說真君仙駕繞過袁州雁宜春縣棲梧山，真君乃遣二青衣童子，下告王朔，具以玉皇詔命，因來相別。王朔舉家瞻拜告曰：「朔蒙尊師所授道法，遵行已久，乞帶從行。」真君曰：「子仙骨未充，止可延年得壽而已，難以帶汝同行。」乃取香茱一根擲下，令二童子授與王朔，教之曰：「此茱味異，可栽植於此地，久服長生。甘能養肉，辛能養節，苦能養氣，咸能養骨，滑能養胃，酸能養筋，宜調和美酒飲之，必見功效。」言訖而別。王朔依真君之言，將此茱栽植，取來調和酒味服之，壽三百歲而終。今臨江府玉虛觀即其地也，仙茱至今猶在。真君飛升之後，裡人與其族孫許簡就其地立祠，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，寫於竹簡之上，載之巨篋，令人採取以泐休咎。其修行鍾、藥臼、藥臼、石函等事，並寶藏於祠，後改為觀，因空中有紅錦帷飛來旋繞，故名曰游帷觀。

真君既至天庭，玉帝升殿，崔子文、段丘仲二仙引真君與弟子等聽候玉旨。玉帝宣入朝見，真君揚塵拜舞，俯伏金階下，上表

奏曰：「臣許遜，庸才劣質，雖有咒水行符馘毒之功，蓋亦賴眾弟子十人之力。今弟子之中，止有陳助、曾亨、周廣、時荷、黃仁覽、盱烈六人，已蒙聖恩，超昇天界。更有吳猛、施岑、甘戰、鍾離嘉、彭抗五人未蒙拔擢升。臣等蒙恩而遺棄五人也，誠為缺典。望乞宣至天庭，同歸至道，則一視同仁，吳天罔極矣。」玉帝見奏，即傳玉旨，差周廣為使，齎傳詔旨，令吳猛等五人同日上升。周廣即拜辭玉帝，齎詔下宣。是時乃晉寧康二年九月初一日也。吳猛時年一百八十六歲，見真君上升，已不與從，心內怏怏，正與施岑、甘戰、鍾離嘉、彭抗四道友同歸西寧，聚眾修煉。只見周廣齎詔自天而下，眾相見以畢，動問其下界之故，周廣曰：「吾師許君朝見玉帝，即上奏五位仙友多助仙功，未得上升，懇求玉帝超擢。玉帝即差廣齎詔，即令五君上升，同歸至道。」五人聽言大喜，各乘白鹿車白晝衝升。

然真君所從道者三千餘人，其有功有行而得上升者，通吳君十有一人焉耳。真君領弟子朝見玉帝畢，玉帝各授以仙職，遂率群弟子拜謁太師祖孝悌明王衛弘、師祖孝明王蘭公、師傳謚母以畢，又謝了三官金星保奏之功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真君自升仙以後，屢顯神通。隋煬帝無道，燒燬佛祠，乃將游帷觀廢毀。唐高宗永淳年間，遂命真人胡惠超重新建之，至宋太宗、仁宗皆賜御書，真宗時賜改游帷觀曰玉隆宮。至宋代政和二年，徽宗忽得重疾，面生惡瘡，晝寢，恍然一夢，見東華門有一道士，戴九華冠，披絳章服，左右童子持劍導前，來至丹墀稽首。帝疑非人間道士，因問曰：「卿是何人？」道士對曰：「吾為許旌陽，權掌九天司職。上帝詔往西瞿耶國按察，經由故國，知主上患疾，特來顧之。」帝曰：「朕患毒瘡，諸藥不能愈。卿有藥否？」道士即取小瓢子傾藥一粒，如綠豆子大，呵氣抹於徽宗瘡上，遂揖而去，且曰：「吾洪都西山弊舍久已零落，乞望聖眼一瞻為幸。」帝豁然而寤，覺滿面清涼，以手摩之，瘡遂愈矣。乃令近臣將圖經考之，見洪州西山有許旌陽遺蹟，詔造許真君行宮，改修玉隆宮，仍添萬壽二字塑。

真君新像，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。許真君所遺之物，皆有神護守，不可觸犯。如殿前手植柏樹，其榮瘁常兆宮之盛衰，剪葉煎湯，諸病可癒。井中鐵樹，唐嚴撰作洪州牧，心內不信，令人掘發，俄然天變，忽有迅雷烈風，江波泛溢，城郭震動。撰懼，叩頭悔謝，久之而後止。又強取修行鍾置之僧寺擊之，聲啞如土木，撰坐寐見神人叱責，醒覺而送鍾還宮。又碾輪藥臼，州牧徐登苓取至府觀之，尤未及觀，遂乃飛去還宮。又石函，唐朝張善安竊據洪州，強強鑿開其蓋，內冊諸書數字雲：「五百年後強賊張善安開鑿之。」善安看畢恐懼，遂磨洗其字，終不泯滅。因藏其蓋，其字尚留函底。宋高宗建炎間，金人寇江左，欲焚毀宮殿。俄而水自楹桷噴出，火不能燒，虜酋大驚，乃撤兵而去。

皇明列聖猶加寅奉，敕賜重修宮殿。真君屢出護國行齋。正德戊寅年間，寧府陰謀不軌，親□其宮。真君降箕筆雲：

三三兩兩兩三三，殺盡江南一簷耽。

荷葉敗時黃菊綻，大明依舊鎮江山。